

学林一叶

编者按

在现代汉语中，“老子”一词更多是表达说话者的不逊或不屑的傲慢态度，但在唐诗宋词中，则是对别人的尊称，更多是自我的谦称或戏称。

松江呼小渡，莫惊鸥鹭，四桥尽是，老子经行处。”杨万里自称“老子”的诗句更多，“老子方孤闷，西山忽在旁”“老子今晨偶然出，李花全落杏花开”“老子朝朝弄田水，眼看翠浪作黄云”“老子平生汤饼肠，客间汤饼亦何尝”“老子年龄君莫问，屠苏饮了更无兄”……

唐诗宋词中的「老子」

陈晨



明代张路的《老子骑牛图》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一说到“老子”一词，人们最先想起的应该是春秋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学者老聃，“老子”是后人对他的敬称。日常生活中，“老子”也用于自高自大之人的自称，也用于气愤或开玩笑的场合。这种用法虽然显得粗俗，却是现代汉语中这个词最常用之义项之一。

在唐诗宋词中，“老子”一词十分常见，且不是什么粗俗的字眼，而是一个文雅的词汇，既可以作谦称，也可以作敬称，一般有三个常见的用法，一是老者自称，二是对老者敬称，三是指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。

老者自称

第一种用法，由来已久，东汉魏晋时期就有。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记载东汉时期的隐者韩康为亭长说话的时候道：“此自老子与之，亭长何罪！”这里的“老子”相当于“老夫”，是韩康自称，也可以视为一种谦称。

白居易《晚起闲行》一诗写诗人在一个早上的悠闲生活，通过对外在景物和内心感受的细腻描写，展现其超脱世俗的人生态度：“幡然一老子，拥裘仍隐几。”这里的“老子”即诗人自称。又白居易《六年春赠分司东都诸公》一诗，作于太和六年，是诗人在洛阳所作，时为河南尹。诗前半部分描绘了一幅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，接着叙写交游与宴

乐间的享受，进而表达对光阴易逝的慨叹。最后两句“老子苦乖慵，希君数牵率”则是作者对朋友的殷切期望，希望诸君珍惜友情，常常引导提携自己。诗人时年六十，故自称“老子”，通过自谦的口吻，称自己能力平庸，也流露出一种因得遇良机而感到庆幸的情绪。

这种用法在宋人的诗词中更是常见，苏轼、黄庭坚、姜夔、陆游、杨万里等人的作品中都出现过。但要说最喜欢用“老子”一词的，要数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。在《全宋词》所收辛弃疾的词作中，有将近二十首词中出现了“老子”。这些词作中的“老子”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是作者自称，通过这一称呼，可见这些作品作于作者晚年。这些作品大都通过今昔对比，感慨白驹过隙，风格豪放沧桑。

如《沁园春·老子平生》，大致作于淳熙十五年，距作者罢官，闲居山间已有七八载的光景，辛弃疾自以为看淡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，能够笑对曾经的扰攘纷争。所以，词一开头就说“老子平生，笑尽人间，儿女恩怨”，词人以“老子”自称，塑造了一个阅尽冷暖的沧桑老者，同时以“老子”和“儿女”对言，更凸显老者的超然。

又辛弃疾的《沁园春·弄溪赋》，以“徘徊久，问人间谁似，老子婆娑”结尾，说自己徘徊溪旁，无所事事，表达作者对投闲置散生活的不满。词人以“老子”自称，一可见年纪大，二则有作者自嘲年老不中用，故而见弃。

如果说辛弃疾是使用“老子”一词的头号大户，那么，宋末文学家刘克庄则紧随其后。刘克庄是江湖诗派的主要作家，也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南宋后期成就最高的辛派词人。

刘克庄的词多以国事为念，充满忧患精神，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切的关怀。因此，其词作中常见“老子”一词，应该也是受辛弃疾影响的表现。刘克庄存世几首以生辰为主题的词作，也就是在自己生日当天所作的词，一般称作“自寿词”或“寿日词”。如《木兰花慢·己未生日》是写在作者七十三岁时，词的最后两句说：“莫怪是翁矍铄，止缘老子痴顽。”《汉宫春·癸亥生日》写在词人七十七岁时，开篇说：“老子今年，忽七旬加七，饱阅炎凉。”《解连环·甲子生日》写在词人七十八岁时，上片末尾说：“向门前客道，老子出游，人不知处。小车万花引路。”三处“老子”都是作者自称，犹言老朽。

可以说，在这一类的诗词作品中，“老子”绝不仅仅是一个称谓而已，更表达了作者晚年阅尽千帆的淡然，回顾往昔的慨叹，风格或激昂沧桑，或闲适恬淡。

敬称老者

第二种用法不及第一种用法多见。王安石《雨霖铃·孜孜矻矻》批判那些因争名逐利而迷失自我之人，同时也以此自勉。王安石晚年远离政治舞台，常到寺庙静修参禅，故其晚年的作品多以佛语佛理入词。这首词末尾道：“一旦茫然，终被阎罗老子相屈。便纵有、千种机筹，怎免伊唐突。”也就是说人心一旦茫然无归，最终屈从于命运，即使心头有千方百计，也难以应对这突如其来变故。词中的“阎王老子”，可以译成阎王他老人家，指古代神话信仰中掌管生死寿夭之神。

黄庭坚《鹧鸪天·汤泛冰瓷一坐春》有“吉祥老子亲拈出，个个教成百岁人”，其中的“吉祥老子”就是指词序中的“吉祥长者”，小序交代了词的创作缘起，大致是吉祥长者请词人喝长松汤，因作此诗。关于“长松汤”，宋人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中讲到曾经有一个僧人得了风疾，眉毛须发都掉光了，全身溃烂，哀嚎之声，人不忍闻。这

时有一个异人教其服用长松，不到十天须发复生，颜貌如故。

又如刘克庄的《沁园春·其二》，通过对诸葛亮孔明北走曹瞒、西克刘璋等事迹的追忆，缅怀其生前的显赫功绩，表达了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崇敬，也寄寓了词人无穷的感叹。词中“这老子高深未易量”，就是说诸葛亮的智谋高深莫测，“老子”是对其敬称，犹言老人家、老先生。

特指老子

第三种用法，是指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老子。中唐诗人贾岛《题岳尊师院》一诗中的“老子堂前花万树，先生曾见几回春”，此处的“老子”就是指春秋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，后来也被奉为道教的始祖。

可能有人怀疑，既然“老子”在唐诗宋词中常被年长者用来自称，或敬称他人，如何得知贾岛诗中的“老子”不是指前面两种用法，而是指道教始祖呢？从诗名可知，所谓“尊师”在唐代是对道士的敬称，王昌龄《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》其一“松间白发黄尊师，童子烧香禹步时”就是这种用法。《题岳尊师院》之“院”是指道观。由此一来，诗中“老子”指道家始祖则清晰可知。

在白居易的《村居寄张殷衡》“唯看老子五千字，不隔长安十二衢”中，明显是指春秋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学者老子，其代表作《道德经》上下共有五千多字。

最后，再来说说为什么东汉、魏晋、唐宋文人用来作老者谦称，或对长者敬称的“老子”一词，在现代汉语中却意味大变。

宋代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记载：“予在南阳，见西陲俚俗谓父曰老子，虽年七八，亦称老子。”也就是说当时南阳的俗语称父亲为老子，虽然年纪七八还十分年轻，只要有孩子的都可称为老子。如今现代汉语中的自高自大者，用在气愤、嬉笑场合的“老子”大概渊源于此，与对方讲话时称“老子”则抬高自己的辈分，贬损别人，以戏谑或侮辱对方。

（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、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）



辛弃疾是诗句里使用“老子”最多的诗人。图为江西铅山辛弃疾文化公园里的辛弃疾雕像。图片来源：南昌融媒体中心

节令物语

立冬，南北食俗大不同

周游

立冬，是节气，也是节日，只是过节的仪式已经随着时代的脚步而消逝，取而代之是民间的各种食俗，即立冬进补。从大自然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角度看，人实在需要在冬季储存能量为明春的“生”做准备。

立冬吃饺子。北方有谚语：“立冬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此习俗与“医圣”张仲景施舍“祛寒娇耳汤”有关。饺子既是主食，又兼副食，既有荤菜，又有素菜，营养素比较全面。其中，素馅里有大白菜、茴香、芹菜、韭菜等富含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；肉馅里鱼、虾仁、猪肉、牛肉、羊肉可补充优质蛋白等。立冬吃饺子这一习俗在我国北方一直流行。

立冬吃馄饨。馄饨又称扁食、云吞、抄手、清汤、包面等。在我国南方，有立冬吃馄饨的习俗。传说春秋时期，吴王夫差吃腻了山珍海味，经常没胃口，美女西施就进厨房包出一种奇形点心献给吴王。吴王一口气吃了一大碗，连声问道：“此为何物，如此鲜美？”西施不假思索的吴王，西施随口应道：“混沌。”为了纪念西施的智慧和创造，人们便把它定为立冬节气的应景美食。馄饨，古人称其形有如鸡卵，颇似天地混沌之象，而馄饨又有鸡鸣谐音。传说盘古开天辟地，混沌初分，民间便将吃馄饨引申为打破混沌，认为吃了馄饨可得聪明。立冬吃馄饨的风俗，在南宋一度十分流行。

立冬涮羊肉。羊肉有补中气、益肾气的作用，也是历来民间冬季进补的重要食材之一。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喜欢用铜器煮羊肉——尤其热衷于铜火锅涮羊肉，其实煮羊肉最忌讳的就是铜器，李时珍特别提醒：“铜器煮之，男子损阳，女子绝阴。物性之异如此，不可不知。”同时还提示：“（羊肉）同荞面、豆浆、发痲疾；同醋食，伤人心。”

立冬姜母鸭。在闽南、台湾地区有立冬吃姜母鸭的习俗，即用姜母（即老生姜）与整鸭，加入各种作料烹制而成。鸭与姜母性味互补，有药膳功效。烹调盛食色诱人、香气扑鼻，有祛肺燥、养胃健脾、舒筋活血、祛寒化痰等功效。姜母鸭既能气血双补，又可滋阴降火，滋而不腻，温而不燥，适合于冬季食用。

立冬啃甘蔗。甘蔗又名干蔗、芦蔗、竹蔗、糖梗和薯蔗等，分为果蔗和糖蔗，产量以台湾、广西、江浙和福建等地为多。早在唐代，我国种植甘蔗已很发达，并且用以制糖，以后传到日本、西欧、南美和南洋群岛，曾被马其顿人誉为“无蜂之蜜”。甘蔗具有清热、下气和润燥等功效。唐代王焘《外台秘要》和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等书均有记载。清代王士雄在《随息居饮食谱》中把甘蔗汁誉为“天生复脉汤”是有其道理的。潮汕人有“立冬啃甘蔗”食俗，据说“立冬食蔗不会齿痛”。

立冬起白菜。俗话说：“立冬起白菜。”又说：“立冬白菜肥。”还说：“立冬的白菜赛羊肉。”白菜在古代称为“菘”。古代多种医书认为，白菜有“通利肠胃”“消食下气”“和中利便”等功效，因而每年初冬时节，北方很多人家都要囤成筐成筐地储藏白菜。俗话说：“猪肉不如猪肉，白菜不如白菜。”还说：“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。”经霜之后的白菜甜脆可口，是北方人主要菜品种，是北京人“当家菜”。汪曾祺在《胡同文化》中说：“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。”

立冬腌咸菜。咸菜因以盐腌制，故称“盐菜”，又因藏之备用，亦称“藏菜”，更为好听的名字是“春不老”。据顾禄《清嘉录》记载：“（苏州）比户藏腌菜于缸瓮，为御冬之旨蓄。皆去其心，呼为藏菜，亦曰盐菜。有经水滴而淡者，名曰水菜。盛以所去之菜心，制蔬为条，两者各寸段，盐渍酒渍，入瓶倒埋灰窖，过冬不坏，俗名春不老。”我国北方地区腌菜则以大白菜、白萝卜、蔓菁等蔬菜为主，腌制的方法多种多样。

立冬酿黄酒。立冬适宜冬酿，皆因气温逐渐降低，细菌不易繁殖，使用的水及器具相对容易保持清洁，并可使酒精长时间处于低温发酵状态。江浙人至今仍有立冬日开酿黄酒至来年立春为止的“冬酿”习俗，听着婉转清雅的昆曲、吴语，品着自家的“冬酿酒”，真是惬意舒心。一壶“冬酿酒”，醉了江南的大街小巷、乡村田野。

从“采风官”到“记者”

远襄

在我国古代，有一种职业与今天的记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那就是“采风官”。他们活跃于民间的各个角落，深入市井乡野之间，搜集流传于百姓口中的歌谣与故事。这些收集来的素材，经过精心挑选与整理，最终汇集成了我们今天依然传诵的典籍，如《诗经》等。

正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言：“故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采风官不仅从事风俗、乡情的采集，更是对社情民意的传递，使民间的声音得以直达朝廷。

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古人对重大事件的记载愈发重视。于是，史官应运而生，担当起守护史实的重任，既有随君王左右的记录者，也有精于编纂的编者。前者宛如今天的前线记者，后者则类似于后方编辑，二者文墨融和，颁布天下，成为当时社会信息流通的重要渠道。

彼时的报纸称为“邸报”，这一特殊的媒介据说最早出现于西汉初期。“邸报”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，然后张贴于宫门，公诸传抄，故又称“宫门抄”“辕门抄”，这算是最早的新闻发布方式吧。汉代行政管理实行郡县制，全国分成若干郡，郡下再分若干县，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事处，称为“邸”，派有常驻代表，他们的任务是在皇帝和各郡长官之间做联络工作，

定期把皇帝的谕旨、诏书、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，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，抄写在竹筒或绢帛上，由信使骑着快马，通过秦朝就建立起来的驿道，传送给各郡长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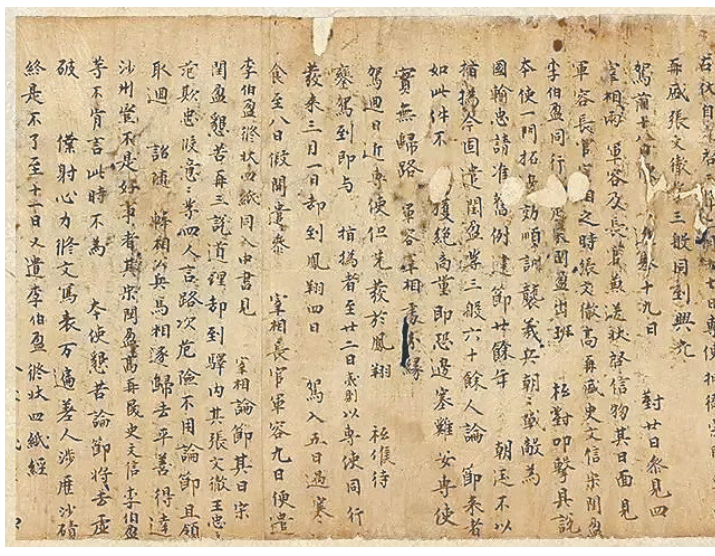
东汉年间，造纸术的发明为“邸报”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。用植物纤维造出的纸张逐渐取代了竹筒和绢帛，使得“邸报”的抄写更为便捷。

到了唐代，由于驿道系统的进一步完善，“邸报”的传递速度明显加快。唐代的“邸报”由各地派驻京城的“邸务留后使”负责传发，唐代宗年间，“邸务留后使”改称“进奏官”，在“上都知进奏院”的统一管辖下发布“邸报”。现存最古老的“邸报”，是藏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敦煌唐归义军《进奏院状》，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。

宋代报纸叫法很多，除了“邸报”，还有“朝报”“邸抄”“进奏院状”“状报”等，其中仍以“邸报”最为通用。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更是极大地促进了“邸报”的发展和传播。这一时期的“邸报”，不仅刊载皇帝的谕旨和大臣的奏章，还涵盖军事、经济和社会动态等多方面内容。苏轼在夏日乘船赏江景时，一边看报一边与友人闲谈，并书写下“坐观邸报谈迂叟，闲说滁山忆醉翁”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阅读“邸报”的情景。

“邸报”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，成为官员和知识分子获取朝政信息的重要来源，也留下了不少与“邸报”相关的诗句。明代谢铎有“北窗幽梦正逡巡，忽听南来邸报频。鸣马一空还立仗，震雷百里尚惊人”的诗句。清代诗人全祖望则写下“五夜秉篝膏，徘徊读邸抄”。这些诗句不仅展现了“邸报”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，也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和重视。

清末民初，随着近代化媒体的引入和对言论自由的要求，传统的“邸报”逐渐淡出历史舞台，被更为现代的报纸所取代。及至1905年3月10日，《申报》上第一次将文章的采访、编写人员称为“记者”，至此，中国才有了“记者”这一专门的称谓。从采风官的淳朴足迹，到现代记者的锐利洞察，新闻传播的方式在不断地演变，但不变的是对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追求。



《进奏院状》（局部）与于唐僖宗光启三年（897年），被新闻界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报纸。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

史籍典故录

文萃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